

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錦繡衣－換嫁衣

## 第三回 拒美色得美又多金 造假書弄假成真節

題辭：

黃金美色如蠅逐，安得人心足？辭金謝色反奇逢，贏得前途到處有春風。一枝花正孤無侶，又送摧花雨。雪梅偏喜挺孤芳，獨向歲寒時節傲冰霜。

右調《虞美人》

且說雲程次春會試中了進士，選了陝西延安府膚施縣知縣。到任之後，即來拜謁蘇鎮。蘇鎮以鄉里之情，整酒款待，花玉人同席。雲上升一見玉人，容貌堂堂，肅然起敬。通了姓字，又問家鄉，原來是貼近同鄉。

酒間，又見花玉人談吐經略，是文武全才，愛慕之極，就對蘇鎮台說：「要盟為兄弟。」蘇鎮大喜道：「這是古人的高風。二位先欲效古人之誼，即今日之管鮑、雷陳也。」叫左右：「排香案來，鋪下紅毯。」二人拜過天地，又並拜了八拜。因花玉人年少，雲上升為兄。拜完，依舊入席。

酒間，雲上升問道：「賢弟宅上還有何人？」花玉人道：「先父母早歸，有兩上舍弟，一名花嬌，賤字笑人；一名花媚，賤字雋人。」雲上升心中想道：「花笑人是我對頭，原來是他兄弟。只作不知，假意問道：「令弟俱可在庠序？」花玉人道：「已棄業久矣。如今在舍下，經營餬口。」花玉人也問了一番。此後三人說些邊關防禦之事，又飲了一時別散。次日，是雲上升開筵。第三日，是花玉人設席，無非盡結義之歡。按下不提。

且說蘇鎮台有一房美妾賈氏，姿容豔麗，因窺見花玉人美如冠玉，切切相思。一日夜深時候，蘇鎮出去巡關，賈氏情思難禁，便悄悄步到花玉人書房中，玉人大驚。賈氏笑道：「我見你獨自一人，清清冷冷，特來伴你。」

不料蘇鎮台有事，黑夜來商，聽見內間聲音，即住足窗前傾聽。聽見花玉人道：「乞奶奶尊重，速還閨闈。萬一蘇盟兄知之，體面何存？」賈氏道：「彼已出巡，再怕誰來？」竟吹滅了燈。花玉人道：「隔牆有耳，窗前豈無人。」就暗中把賈氏一推，推出門外，緊閉了門。

蘇鎮忙忙躲過，賈氏只得怏怏回房。蘇鎮想道：「此婦情私於外，難以留身。欲遽絕之，未免不忍。我看花兄之正氣，較之明燭達旦，可以並美千秋。他如今旅館淒涼，古人將愛妾以換馬，我今將愛妾以贈友，豈不更勝？不如假作不知，改日央雲兄作筏，送與花盟兄，以全二人之願，以報不淫之恩。」一面想，一面依舊巡關去了。

過了數日，雲上升有事來謁。蘇鎮把前事與說明，然後整酒會席。雲上升道達蘇鎮之意，花玉人仍然再三力辭。雲上升道：「賢弟若堅執不收，則鎮台必棄此婦矣，此婦將何歸乎？」說到此處，花玉人只得順從，當晚即完了姻。兩上美人，如魚似水，不必說了。

又一日，蘇鎮有一名家丁，名喚蘇勇，因隨徵剿，得了萬金，夜間瞞了主人，要求花翁窩藏，情願中分。不料蘇鎮又有事來找欺主的蘇勇，只見花玉人道：「倘使主人知之，不妥。你可持此金，只說獻與主人可也。」

說完，蘇鎮徑直走向前拱手道：「花盟兄之正氣，弟已感佩之矣！乞收一半，另一半即賞與蘇勇，以酬其功。」蘇勇慚愧感激，即跪下連連叩頭。花玉人也推辭一番，只得收了。

此後，蘇鎮台感花玉人之高節，賓主愈加相得。雲上升也敬花玉人之大誼，弟兄愈覺相親。蘇、雲二人一齊動本，敘花妍參謀有功，提授為監紀推官之職。次年，賈氏生下一子，因邊關寧靖，名喚關平。正是：

貪淫枉受貪淫辱，清正能招清正香。

楊花飄蕩落泥塗，蓮朵高擎吐芬芳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花笑人在家無聊、無賴，一日，來到烏心誠家中，說起「大哥去了五、六年，也不帶些銀子回來，人竟杳無音信，未知生死如何？每想大嫂容貌佳麗，若賣與富戶人家，可有七、八十兩。只是她性子剛烈，此事難行，怎處？」

烏心誠向來在店，自家吃喝不必說，連妻子白氏，也是花笑人養活。如今坐食在家，十分難度，因花笑人說起賣嫂，低眉一想，道：「這有何難。如今先寫一封假家書，借令兄口詔，說邊關圍困，為兄重病將危，叫妻岳氏自便。再過幾日，又傳一封出來報死。那時，計圖賣她。她自然不相仇了。」

花笑人道：「日後萬一大哥回來，如何肯甘休了？」烏心誠道：「嫂子出門，沒有對口，此時憑汝說了。只說嫂子耐守不過，做了不雅的事，故此嫁與人去了。令兄自然無言。」花笑人聽了大悅道：「若得成時，重重謝你。」

白氏在旁，也笑堆滿面，即將頭上挖耳簪除下，叫烏心誠到村店當了酒肉來，不半時煮熟。兩人飲了數巡，烏心誠即拿了筆硯來，寫道：

愚兄字啟二弟知之，自到任所以來，不料命運多舛，正值邊關危辭之時，日夜憂驚，積成重病，十分沉篤，不日將登鬼錄也。三弟有汝，愚兄可以放心。但汝嫂無子，諒難守節，聽其自便可也。臥中淚筆，情不盡言！

寫完，花笑人取來讀了一遍，拍掌笑道：「妙！妙！還是心誠有算。」烏心誠封好了，外又寫道：

五月十五日，陝西延安府蘇鎮台府中附行，煩勞附至南京句容縣花村中二舍弟花笑人收拆

寫完說道：「趁你不在家中，央人拿去，令嫂必然如此，如此。」隨即去央一個鄰家小子，叫他到花大娘家中說：「花大爺有家信帶回在此。」

那小子擔了書去，到花家依樣兒說，文姿聽見丈夫有家書回來，忙忙接過，等不得二叔回家，自己拆開，央鄰人來讀。讀完，文姿嗚嗚咽咽地哭將起來。小子跑回家下。烏心誠道：「想必中計。你且吃酒，我去問問小子的。」

走去問時，果然說：「花大娘忙拆了書，如此，如此。」烏心誠即走回道：「花二哥，事已有緒了，再過三、五日，我自央人來報死信。然後覓一個好主兒嫁她。自伏妥貼。」兩人歡別。

花笑人到家，即尋大嫂道：「外邊謠言：『大哥有家信回來。』可是真的麼？」文姿道：「正要等二叔回來，等不得，我先拆看了。」即將書遞與笑人。笑人假意讀了一遍，說些寬話道：「原是一個文人，不該去惹武事。當時去時，我甚不喜。如今弄得我又苦，他又苦了！」

過了五日，文姿與秦氏閒立在中堂，說些舊話，只見有一個人自外走來，高叫：「花笑人可在麼？」文姿與秦氏忙避進了。笑人走出來道：「尊兄何處人氏？有何話說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小弟居住在城，有一敝友，向來在陝西做客，今避亂回來，到舍下拜望說：『令兄花大爺於今年六月初病重身故。』特叫小弟來報一聲。」

笑人假意吃驚道：「果有此事？恐有訛傳。」那人道：「敝友在陝時，與蘇鎮爺相處，是親眼見的。蘇鎮爺買衣棺殯殮了，寄在廟中。」花笑人假意跌足道：「唉！這樣果是真的了！怎好！怎好！」送了那人出門。

文姿聽見，就號啕大哭，自曉達旦，竟不絕聲。次日，即將自己做下的綿布做些孝衣，又設一座孝堂靈位，朝夕焚香上飯。正是：

別時容易兮相見時難，

夢處歡娛兮醒處拋殘。

自斷天涯兮幾樹雲煙，

人疑花影兮倚遍欄杆。  
去時桃柳兮春到仍妍，  
昔年人面兮有鏡無顏。  
悔教夫婿兮去入樓闌，  
安得夫婿兮生入玉門關？

一日，花笑人對文姿道：「大哥既死，哭也徒然。大哥未死時，曾有書回，說：『大嫂無子，諒難守節。』總是嫁人，還是長久之計。」文姿即拭淚道：「二叔休出此言，我生為花門婦，死為花門鬼。我但隨汝兄到黃泉，仍做夫妻，吾願足矣！」花笑人即應口道：「恐你守節煩難，不能透底。我是好意說話。以後我不管，恁憑大嫂便是。」

又耽擱了月餘。一日，踱到烏心誠家中計議。烏心誠道：「河上有一位大商，姓張，號洪裕，係濟寧人氏。因髮妻貌丑，要討一房美妾去家受用，受用。我昨日已曾說過，他說：『要瞧一瞧兒，果然人物好，便多出些禮金也甘心。』」花笑人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們大嫂每日出到中堂靈前上飯的，可引他來一瞧便是。」

當日，二人就到張洪裕寓中，約定次日相親。第二日絕早，烏心誠便去引了張洪裕偕來。卻好日中時候，文姿果然到靈前上飯。張洪裕在外一瞧，只見。

柳腰櫻口海棠姿，素縞妝來愈勤思。

三寸金蓮常布地，一心想著向天時。

原來，濟寧婦人，多是不裹足的，一雙腳兒，就發尺櫃一般。那張洪裕見了這雙小腳，便已勾了魂兒，況人物原是標緻，帶了孝，愈加俊俏，十分醉意。花笑人、烏心誠在外，急忙走出來，見張洪裕同在，問道：「家嫂何如？」張洪裕道：「果然佳妙。」烏心誠道：「就是今日兌銀，明日成親，便是不必耽擱。」

花罵人看見三人張張探探，交頭接耳，有些古怪，便遠遠尾著二哥與烏心誠之後，一路跟隨到張洪裕寓中，悄悄在外竊聽，聽見二哥說：「要一百財禮作正猶可，況是做小的，一百是不可少。」張洪裕道：「人物果好，一百也不多。只是小弟的貨還在舟中，未經兌賣，手中不足，還求讓些。」烏心誠道：「交銀是實，兌起來便讓些。」

張洪裕老到，恐怕人在他鄉，地方有話，定要笑人寫了一張賣婚文契，又見烏心誠俱下了花押，然後兌銀。兌到七十兩，張洪裕不肯兌了。花笑人道：「若是七十兩，是不安的，要一百兩。」烏心誠道：「依我，九十兩罷。你們不依我，我不管事。」張洪裕只得兌到九十兩。

張家收契，花家收銀。張洪裕又備了幾味酒肴，與二人一酌。酌完，又拿出五兩二封，謝了烏心誠。臨別時，花笑人道：「家嫂心中要嫁，奈口中賣清。若好好的與她說，必然耽擱了日子。明日傍晚，可多遣許多人役，抬了軒輿，見穿白衣的，竟奪了上轎。一溜兒抬到船中，然後把溫存的手段弄出來，與她假假傍傍、弄盞傳杯，自然與你一頭了。前後事情俱托烏心誠周旋便是。」

我想：「此番文姿雖有貞操，也難逃密計。」且看下文演出。